

大學生應召遠征異域

血戰滇緬青春無悔

(下)

● 蘇 錢 壽 (上海同濟大學教授)

記者慷慨坐騎相讓

我終於病了，病得不輕，體溫很高，不想喫東西。團長從我神色上察覺了，便叫我離開團部，赴三八九團在嶺側的軍需處休息，住在一個沒有前壁的樹棚中，位置相當於山峰的三分之二高度，離軍部的山腰軍醫處不遠。隔了幾天，三八九團連同美軍聯絡組又一次越過山嶺，以江苴爲目標重新攻擊前進，我就暫時留下養病。

三八九團軍需處祇有二、三人，沒有人服侍我。山上的條件差，氣候惡劣，雖到軍部軍醫處拿到些藥，但體溫不降，周身無力，一時難以恢復，心情鬱鬱不歡。大約隔了一個多星期，忽然一天上午團部來了一個傳令兵，叫我隨他立即動身回團部去。這一次行走的路線是較低的山坳，

不必翻越高山，是通向前方的一條通道；越過山脊後，下坡也比較平緩。但我軟綿的兩足仍很吃力，走到中途，遇到中央社記者俞創碩（解放後擔任上海《解放日報》攝影記者，常有作品發表），他空身一人騎著馬，從我們二人身後過來，見我步履蹣跚的樣子問起我的情況，便立刻把他的馬讓給我，我推辭說不會騎，但他再三堅持將馬讓給我，扶我坐了上去，他自己牽著韁繩，走了一大段路後分手。這天未曾遇雨，薄暮到達團部。

此時我方知道，那個美軍聯絡組姓薛的職業翻譯官原來請准了病假，已回後方去了。萬萬想不到他神通廣大，此時居然能獲准長假。團裡由於缺了翻譯，團長這纔召我立刻回歸團部。他見到了我，也祇是淡淡地問了幾句。

美機助戰攻克江苴

三八九團在大塘子一役中曾遭受慘重傷亡，但此時仍有堅韌的戰鬥力，我們的陣地不斷向前推移。我經常跟著團長和丁少校到前沿指揮所去，成天處於槍炮彈雨之中。山麓有一些平坦坡地，被選爲美國空軍補給品的投擲點，我和團長、丁少校也常去察看，主要是瞭解「布板」(panel)的位置和投擲效果。所謂「布板」，是一塊塊長方形的白布框片，按約定的暗號形狀放在地面，以便飛機識別。美軍的運輸機都是C46及C47型。那時空運任務很重，美國聯絡官每夜定時用無線電話與師部聯絡組通話。當時日本空軍基地在緬北，其部隊受到駐印遠征軍猛烈攻擊，已自顧不暇，故滇西地區沒有日本飛機，空

中優勢完全在我們一邊。山麓下氣候溫暖，數天之後我的健康漸漸恢復，口譯能力也逐漸提高，從此獲得魏宏烈團長和丁少校越來越多的信任。

美國的戰鬥機常在上空偵察和掃射日軍陣地，機型都是P-40 (War Hawk) 和雙身的P-38 (Lightning)。我軍士氣振作，捷報頻傳，我不斷嚐到勝利的喜悅滋味。事實上，當火線逐漸逼近江苴的小平原時，日軍已無險可守。

隨著我軍的推進，我方陣地內出現一些小沼澤地，有時不得不用作空投點。又因樹木及雨季關係，空投效果並不能保證十分理想。軍械彈藥的空投一般用小型降落傘，大米則一律從飛機直接拋下糧袋，聯絡組每夜都要與師部核實點收情況。我在戰鬥的間隙時間，也順便拾取小降落傘上的尼龍繩子，用來縛紮自己破裂不堪的鞋子。

不久，江苴被我軍攻克。這裡是個大村莊，周圍有水稻田。之後，我團直向騰衝西南的丘陵地推進。這一帶地形複雜，上級軍令緊迫，我團進展不快，傷亡累累。但終於越過了淺淺的龍川江，進入騰衝盆地，最後到達城南東南角一帶，這時已

是一九四四年的七月中旬。

包圍騰衝火龍攻敵

當時南路遠征軍推進遲緩，龍陵尚在日軍手中，敵人氣餒尚盛。騰衝是日軍的重要戰略基地，故曾死守城南的要地來鳳山。自從五三、五四軍越過高黎貢山後，各路部隊逐漸在東北西三方面合攏，許多外圍村落都入我軍之手，來鳳山最後也被友軍攻克。我方大軍於八月初完成圍城。

騰衝在狹長盆地中央，城垣呈正方形，每邊一公里餘，城牆十分堅固。三八九團負責攻東城牆南段，團的指揮所離城牆很近。師長王理寰是獨眼，為人謙和，常來督戰。團長魏宏烈少將、副團長靳有容上校、丁少校等幾乎天天來，與我日益熟悉。團長是陸軍大學畢業的，懂一些英文，他一有機會，仍不忘學習幾個軍事英語。

騰衝日軍雖成甕中之鱉，但城內有充分的糧食彈藥。我方常有戰鬥機助戰，本團戰鬥營輪番衝鋒，始終無法登上城垣。後來通過美軍聯絡組，我團拿到三門三七毫米的反坦克炮 (antitank gun)，對準城牆某點集中平射，連續猛轟幾天，仍未

奏效。不久美軍又給我團一批最新發明的火焰噴射器 (flame-thrower)，利用壓縮空氣和一節乾電池，能使糊狀汽油成爲火龍噴出五十米；師部來了一位美國教官，指導我團士兵使用，由我翻譯。這種武器後來入城時成了克敵法寶。

圍攻騰衝的五三、五四兩軍，每軍祇有兩師，名義上四萬餘人，實際上戰鬥力已大爲削弱，重武器又少；美軍戰鬥機祇能攜帶兩顆小炸彈；故雖一再限期破城，仍然束手無策。我們頭上整天飛著嗡嗡的流彈，都不知是敵是友哪方射來。

有一次日軍突然從緬甸密支那機場派了戰鬥機九架掩護運輸機三架到騰衝上空投擲軍需品，但我方美軍聯絡組早已獲得情報，出現了美軍十五架戰鬥機在空中勇猛作戰，將敵機打得落花流水，狼狽逃去，從此再無日機蹤影出現。不久緬甸的駐印遠征軍攻克了密支那，從那裡飛來了一批美軍最新式的野馬式 (Mustang) P-51戰鬥機，到騰衝上空助戰，其中一架被日軍機槍擊中，我親眼見它墜落在城南近郊山中。後來我在南門外看到十餘門重迫擊炮，口徑一五〇毫米，是當時最大的。我方的力量不減而敵方日益耗損，形勢逐漸變

得好起來了。

日兵屍上藏護身符

騰衝圍城相持了一個半月，直至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我師的三九〇團首先攻入城垣一角，接著大軍入城。我團攻入城內的邢副連長後來告訴我，掃滅殘敵時發現碉堡中的日兵多半已傷殘，身旁都有足夠的食品和彈藥，皆寧死不降。他把日軍屍體上搜到的護身符和軍用鈔抓了一把送我。日軍的護身符不過是小小的白色長木片，用層層白紙包裹，紙上有硃紅印記。有一天，我看到一隊五十三軍抓獲的日軍俘虜走過，數一數不到二十人。

在騰衝攻堅戰中，我團副團長靳有容上校在團指揮所一次執行任務時，被日軍炮彈片擊倒，受了重傷，從此三八九團失去了一位優秀指揮官。遠征軍會有兩個美軍人員陣亡，其中一位是丁少校的軍校時同學，屍體用美軍的T-11型微型飛機運回後方，我陪著丁少校一起去送行。在圍城期間，我住在一處破民房內，一次晚飯後，屋後一個彈藥庫因飛來流彈引起爆炸大火，驚恐一宵，幸未波及。

騰衝克服後，我團部隊南移，到一處

山寨休整了十來天。三八九團原有三千餘人，其中戰鬥兵超過二千，已損失過半。此時五十三軍得到一批空運來的四川新兵作補充，他們的步槍都是「中正式」新槍，卻不懂打仗，而會打仗的老兵用的全是老爺槍。我團補充到三、四百新兵，趁此機會抓緊訓練。魏團長和丁少校時常討論一些英語，我和他們相處友好。我的鞋子已破爛不堪，丁少校向師部美軍聯絡組領了一雙合腳的軍用皮靴送給我，解決了大問題。團長也給我弄來了一件新雨衣，此後再無雨淋之憂了。

爭奪高地失而復得

一九四四年九月底，我團奉命出發南進，目標是滇緬公路。戰鬥仍在群山之中，山雖不高，卻是崗巒連綿，一望無際，覆蓋著茂密的亞熱帶植物。在這片地區，日軍雖已無空軍到來，卻佔領著有利的地形，易守難攻，而我方會打仗的老兵損失已多，故進展維艱。

有一次行軍，經過敵情不明地區，正副團長騎馬，我和丁少校跟在後面，在一處密林中突然遭到日軍狙擊手的輕機槍射擊，我不懂躲避，團長警衛員叫我趕快臥

倒，子彈在耳邊刷刷地飛過，當場有幾個士兵在我身後倒下。日軍的狙擊手躲在林中，總是把騎馬的指揮官當作射擊目標，因此後來行軍中團長不再騎馬了。日軍當時具有遠程的野戰炮，我們曾在另一次行軍中遭到它的轟擊。山嶺中危機四伏，對我軍有很大威脅。但後來我和團長等有一次去五十三軍炮兵陣地，也看到了兩門一五〇毫米的美國遠程野戰炮 (fieldpiece)，士兵一般稱之為山炮，威力半徑二十公里，足以和日軍抗衡；但我方是攻方，難占優勢。那時我團祇有為數不多的「八二 (迫擊) 炮」和數量較多的「六〇」炮。近距離作戰時，我方的美國小型火箭發射筒 (rocket launcher) 方能發揮威力。

此時軍需品皆從騰衝運來，而騰衝既可空投，又可從高黎貢山的山間主通道運來，故前方的空投大大減少，美軍聯絡組的工作也相應輕鬆下來。

我團的進攻戰持續了一個月左右，所經過的地區都是軍用地圖上找不著的無人煙區。由於林木茂密，我方空軍無法相助，有時佔領一個無名高地，會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幸而雨季漸過，氣候適宜，老兵常能找到些野菜，比開戰初期祇有黃豆

湯佐飯的生活已略勝一籌了。

用無線電空軍助戰

十月底起，我團向遮放地區推進。日軍困獸猶鬥，我軍步步為營。有一回，我團一個營和團部佔住一條山脊，我和J少校住在微型帳篷裡。天色微明時，日軍從

山溝裡爬出來，向我們突然發動襲擊，用密集的機槍和迫擊炮猛射猛轟，把我們三面包圍。我和J少校丟下帳篷，逃到山脊的一端，幸而樹多而山坡很陡，日軍未能登上。持續戰鬥了一上午，大約日軍的炮彈用光了，纔退了回去。這是我遭遇過的最危險的一次戰鬥，J少校的手槍始終握在手中。

又有一次，我團遇到一股頑敵，久攻不下。上午接到師部電話，知道中午有一隊從密支那飛來的美國空軍到我團上空助戰。到了約定時刻，師部派來一位美軍指揮員，偕同團長、J少校和我共赴團指揮所守候；果然，天空不久出現六架P-51型野馬式戰鬥機。團長指示著目標，通過我的翻譯，美軍指揮員使用無線電話機（手搖發電式）和飛機聯絡；這批飛機掃射了大約十幾分鐘，然後飛了回去。這件事使

我終身難忘。

十一月十一日，龍陵被十一集團軍攻克，他們沿滇緬公路逐步向芒市延伸，部分軍用物資又可從南路運輸然後進山而來。美軍聯絡組祇留J少校一人，我與他同吃同住，任務越來越少。

十一月下旬，芒市被十一集團軍攻克。此時我團進展的位置已包抄到遠遠超過芒市的後側，達到遮放以北約三十公里處；站在山頂，望遠鏡中已看見滇緬公路。實際上，此時日軍如不放棄芒市，五十三軍將很快切斷日軍的退路。因而日軍大勢已去，我軍則士氣旺盛，其後再未遇到日軍的頑強抵抗。

奉令回昆戰友話別

十二月一日，接軍部翻譯官劉及恂電話，大意說，我們五十三軍譯員的任務已經完成，上級通知五十三軍徵調譯員到軍部集中，剋日返回昆明。三八九團的J少校也同時接到美軍調令，他被晉昇為中校，改派到一三〇師師部美軍聯絡組，三八九團美軍聯絡組撤銷。這時我與J少校和魏宏烈團長已建立了友誼，卻要珍重話別了。

我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離開三八

九團，先到師部，再與師部同學一起，第二天到達五十三軍軍部，這時全軍十四位同學都已到齊，一同聽到了遮放在十二月一日被友軍克復的喜訊。回昆明須先赴芒市。軍部當時在梁子街，距芒市有兩天路程。芒市是滇緬公路上的市鎮，地處小盆地中心，當時剛被收復不久。我們五十三軍譯員在戰地工作半年多，從未領到過一分錢薪餉，在此期間，也曾多次向外事局駐昆明辦事處寫信催討，卻始終如石沉大海。不得已，臨行時向五十三軍軍部借了一個月的薪餉，又領了一袋大米。為防途中不測，每人再領了一顆美軍花籃式手榴彈上路。

十二月四日，我們十四人步行出發奔赴芒市。軍部給我們幾匹騾馬，又派一位老百姓做嚮導。第一天翻過幾重山嶺，住宿在一所彝族的破屋中。第二天傍晚到達一片廢墟的芒市。手榴彈已丟炸在山溪中；騾馬本是民間徵來，由嚮導牽去歸還。等候了兩天，搭乘一輛軍用空卡車駛向昆明。到達龍陵之前，遇到修路，曾耽擱了兩天。我們沿滇緬公路駛過怒江的咽喉惠通橋（鐵索橋），先赴保山城外老營街取

回寄放的行李，然後繼續向東行駛。其後一路順利，十二月十七日，我們穿著半年未洗的破爛衣衫，終於回到昆明，向外事局辦事處報到。隨即補領了欠發我們半年多的薪餉，但由於通貨膨脹，已所值無幾。此時辦事處主任戴戟，因剋扣軍餉事發，已被撤職查辦，換了一個姓姚的繼任。

再接任務訓練炮兵

一九四四年底，外事局駐昆明辦事處把我們五十三軍全體譯員移交給昆明美國Y-Force的美軍總部。此時我們每人有一個外事局代碼（FAB NO.），我的號碼是六九三。大家隨即住入黑林舖的美軍步兵訓練中心（ITC, Infantry Training Center）的大宿舍，這裡共有二、三百名譯員在休息待命。

我們在昆明休息，仍心懸邊陲。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國遠征軍克復中緬邊境的畹町和芒友。一月廿八日，中國遠征軍與駐印遠征軍在芒友會師，五十三軍有一個團參加了慶祝典禮；幾乎同時，昆明城西的公路車站修起高台，掛滿彩旗，歡迎滇緬公路打通後的第一批中美軍隊歸來。好音齊來，心花為開。

一九四五年三月初，幾位美國軍官來到ITC挑選一批譯員，經過他們口試審查，確定了十餘人，調赴四川納溪創建一所炮兵訓練中心，我亦在其中。這時我早已有美軍制服和鋼盔皮靴等全套野戰裝備，可惜用非其地。

三月上旬，我們譯員隨同美軍人員，乘上軍用卡車，結成龐大的車隊（convoy），沿著險峻的川滇公路穿過川黔滇三省交界區的土匪盤踞地帶，到達四川納溪。在這裡，我們建立了一所重迫擊炮訓練中心（HMTC, Heavy Mortar Training Center），其訓練對象是中國一個炮兵團的中下級幹部。所謂重迫擊炮，是一種新式的、炮膛有來福線的四·二英寸迫擊炮，也稱化學迫擊炮。團長李法寶少將，德國留過學，常來監聽。譯員共十七人，內有中大同學杜梅蓀、李揖辰和我三人；另有浙大四人，西南聯大四人，雲南大學等數人及職業翻譯官數人。譯員隊長是一位職業翻譯官（少校）。西南聯大的譯員繆中，是大漢奸繆斌的兒子，他背叛家庭，選擇了愛國道路，走到我們一起來了。美軍主任教官有兩位，我擔任其中一位Pizerani少校的譯員。當時這種炮有兩大技術特點，

其一，炸藥呈厚紙片狀而非袋裝的粒狀，射程手冊要用英文。其二，它帶有特殊瞄準器，有專門的操作規範。七月，學員受訓結業，部分譯員及美軍回昆明，我被留下，隨同美軍官兵到城外四十公里的部隊駐地，指導受訓幹部回隊後自行訓練。

勝利受勳難忘忠魂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十月下旬，我們完成了炮兵團的全部訓練工作，HMTC停辦，任務結束。十月卅日，我奉令返回重慶向外事局復命。當時訓練中心給我的服務證件上有「Strongly recommended for promotion」（大力推薦昇級）字樣。我憑此證件在外事局辦理復員手續，領取遣散費和離職證明文件，再憑它赴母校中央大學領到畢業文憑。

我從一九四四年二月應徵報到，至一九四五年十月月底復員，服役共一年零九個月。一九四五年五月在納溪HMTC期間，曾接到重慶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給光華乙等軍功章乙枚（暨證書及勳標），證書上有「參加騰衝戰役服務有功」字樣。之後不多幾天，又接到昆明美軍總部文件，稱我服務成績優良，被批准選派公費赴美留

中學，要求我立即赴昆明報到，但因當時川滇公路穿越土匪盤踞地區，無法為我派出武裝車隊護送，結果未能成行。回憶我在遠征軍服務期間，出沒高山叢林，步行一千餘里，食無定時，一夕數驚，兩汗浸衣，白蟲滿身，這些其實都是共同的苦難，自知貢獻微薄；而我目睹國軍出生入死，英勇殺敵，血灑邊陲，骨埋荒荊，遂教怒江嗚咽，青山含悲；其凜然正氣，激風雷而震神州，驚天地而泣鬼神，私心敬仰，沒齒難忘。回首前塵，斑斑點點，早成明日黃花。至於所謂個人的一些事跡，業已承蒙機械系同班同學們的理解，於願已足了，亦且年代久遠，往事如煙，都不值一提了。

文革含冤青春無悔

在國家危亡之秋，我們大學生聽從祖國號召，踴躍奔赴譯員崗位，其中不少人到達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光榮地盡到了我們的義務。但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卻毫無例外地被錯誤地加上「反動少校」（其實是同薪餉）和「勵志社特務」「兩頂帽子，被當作牛鬼蛇神無情批鬥，勒令在「牛棚」勞動改造，並按「公安六

條」冠以「反革命」罪名列為專政對象，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復且一位五十三軍的譯員因不堪逼供而自殺身亡。我也難逃紅衛兵的拳打腳踢，並在勞改隊拉絳掘溝，挑糞挑煤，插秧割稻，餵豬掃肥，監督勞動了三年又八個月（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十月），大會小會的批鬥凌辱更難計數。幸而四人幫被打倒，方恢復工作，後在一九七九年獲得平反。但這種平反不過是推翻了「污蔑不實之辭」，而對譯員工作的功過是非評價，卻隻字不提；那段歷史始終與光榮二字遙隔天壤。直到九十年代，我們讀到下列文獻：

「從一九四四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為策應盟軍作戰，中國遠征軍在雲南西部地區，對日軍進行了大規模反擊，打通了中國西南交通線，為中國戰區的對日作戰提供了支援保障，對全殲緬北、滇西日軍，保障盟軍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滇西戰役在世界反法西斯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也是中國軍隊在抗日戰爭後期進行的一次著名戰役。」——《鮮為人知的滇西戰役》，見人民日報出版社《世界軍隊奇聞》，一九九二年二月。

至此，我們這些老譯員方緩緩吐了一

口氣，中懷隱隱萌發了自豪感，為之魂夢寬慰。歷史事實終於顯露它的本來面目，我們在風燭殘年，也終於覺得無悔於當年大學生的絢麗青春！

《草寫本文時，曾得到中大機械系同班好友杜梅蓀、劉及恂、盧國維三君的熱情鼓勵與支持。杜、劉兩位當年曾和作者並肩工作，已在文中提及。所附照片係杜君提供（刊登在本誌三三三期第一三二頁）。在此謹向三位學長致謝。——作者》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